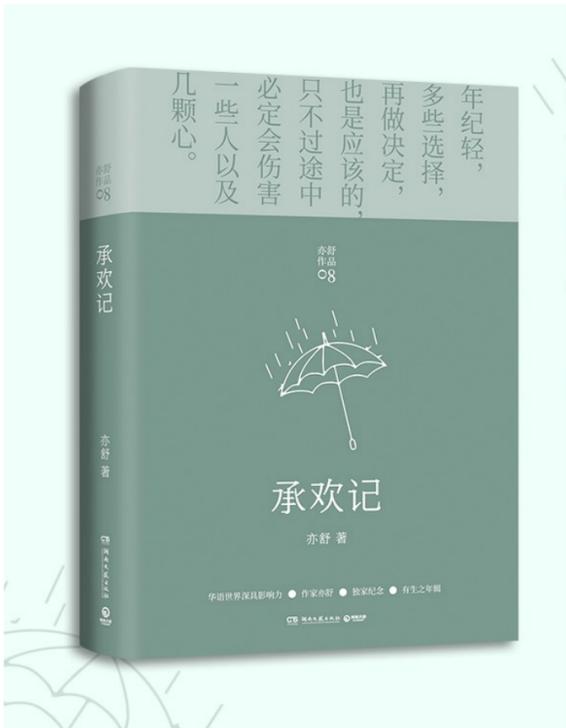


承欢自己就好

文/龙烟

读亦舒的《承欢记》有感



那么,《承欢记》到底写了什么?

小说的女主叫麦承欢,是一个居住在香港政府廉租房的女子,自幼品学兼优,大学毕业后平稳进入政府机关做事,有一个家世尚算殷实的男友辛家亮。小说一开始就写麦承欢要与辛家亮结婚了,本来两人打算旅行结婚,但承欢的妈妈觉得要办喜宴,于是出现了很多矛盾。后来,因为辛家亮父亲的出轨和离婚等一系列问题叠加,麦承欢和辛家亮也跟着分手了。再后来,亦舒匆匆给麦承欢安排了一个比辛家亮更有情趣更浪漫的男人姚志明,但是小说并没有展开太多就草草收尾了。

虽然小说版的《承欢记》并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也没多少激烈的戏剧冲突,是亦舒最为写实的一本书。讲了婚前种种繁锁:双方父母的见面、酒席请客、人情世故等,仿佛通过准备结婚这个事,把每个人心中的自私、打算、恐惧、意外全部显现出来了。阅读这样的一个过程,也算不上在读一本言情小说,应该说是在絮叨家常。

但亦舒式的话语,有些还是值得品读的。

于男女,《承欢记》写出了一种令人无语的真实:“世界那么小,许多分了手的情侣也迟早看到对方年华逝去,男方秃顶,大肚子,仍为生活奔波,女方憔悴苍老,智慧并无长进,当初分手,都以为不难找到更好的一半,事与愿违,只留下不可弥补的创伤。”

于爱情,亦舒的表达正是香港那个年代的折射:“感情本是奢侈品,我盼望得到的并不是这些人可以给我的。”“假使有人说他爱我,我并不会多一丝欢欣,除非他的爱可以折现。”

于婚姻,亦舒作为过来人也说出了心里话:“不能贸然行差踏错,你别看这都会繁华进步得要命,骨子里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究竟在一般人心目中,小姐太太吃香,还有,如可避免,千万别做婚姻失败的女士。”

于金钱,亦舒借承欢祖母的话戳破了窗户纸:“一个女人,身边没有些许钱傍身,是完全行不通的,到了老只有更惨。”“有钱,可以躲起来,少个钱,便想攒钱,人前人后丑态毕露。”

于人生,亦舒假借承欢对小弟承早的话来吐露难掩的悲凉:“生活对年轻人也很残酷,在外头碰得眉青鼻肿,好不容易苟且偷生,还得对挑剔的老人不住致歉:对不起我不如王伯母女儿争气,不好意思我没嫁入豪门,真亏欠我想留下这三千元做自己零用……人生没意义。”

这些话,放到当下,倒也过不过时。

为了提升女主角的地位,亦舒果断安排她继承了祖母的大笔遗产,也就是承欢父亲麦来添的继母,一个舞女,留给麦承欢的某公寓一层、汇丰股票……一下子就让女主在经济上能与男方并驾齐驱,且为分手提供更大底气。

然后,亦舒为了她心目中的大女主,又戏剧性地安排男方父母因婚外情而离婚,这样看来,家庭破碎的男方总算不会比贫困之家出身的女方的地位高出多少了,双方再次扯平。第三趴就是亦舒安排女主甩掉了辛家亮,而第四趴就是失恋后马上遇到气质不凡的姚志明,且对女主一见倾心。

这些操作,感觉又是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言情小说套路了。因为言情小说总比现实美好些。

到小说最后,亦舒终于塑造出了她想要的一种独立女性:不知自几时开始,麦承欢变了。或许因有一夜要值通宵班,发觉白衬衫卡其裤最舒服,以后便不再穿西装。也许因有一日风吹乱头发同事反而赞她好看,于是以后她不再一丝不苟。到了今日,她潇洒、时髦、爽朗。还有,非果断不可,已不是那可爱依人的小鸟了。那是信心问题,她又无须任何人来光照她,麦承欢本人已经光亮。

看来,《承欢记》所要表达的更是承欢自我,而非承欢他人。

唱给童年与故乡的歌咏

——读《小巷深处》

文/刘昌宇

童年和故乡,历来是人们歌咏之的主题。作家卓列兵就是这样一位不倦的歌咏者,年过八旬的他,时常感念生活的赐予,一直用他朴实无华的笔,默默诉说着心底的秘密。他的最新散文集《小巷深处》(湖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以童年往事串联起对故乡的温馨回忆,在纸短情长的书写中,真切呈现出尘世间的温暖与感动。

作者的故乡是江南一个临江的小镇,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秦代起便开始建制,至今还留存着不少的人文古迹,传颂着优美的民间传说。鲁肃堤、诸葛井、马良湖,关云长当年渡河赴会的碧津渡,至今在这里都历历在目。它们历经千年的风霜,无声地叙说着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久远,这也因此成为作者笔下最引以为傲的人文风景。

全书由14篇泛着泥土气息的散文连缀成章,那些生命中的过往,点点滴滴俱汇于心头,悉数化为他笔下清澈的文字,点亮了生活。儿时的欢歌,少年时的笑语,无不穿过岁月的甬道,激荡在作者的心头。这些低吟与浅唱,也激活了他的乡土记忆。回忆往昔,情难自抑,惟有笔走游龙,才能描摹出儿时的童贞,道尽对故土的相思之情:年少时的游戏,依然是那么活泼而欢快,玩伴们矫健的身影,至今还萦绕在他的眼眸。而故乡的美食,依旧醇香清爽芬芳扑鼻,长久地慰藉着他的心灵……而印象最深的,是小巷深处上演的那些最寻常、最普通的百姓故事,世间风情,凡尘百态,完全以本真的样貌示人,不矫情不伪饰,俨然以清水出芙蓉的雅丽,俨然一幅温情脉脉的桑梓图。那窄窄长长的小巷,宛若一个缤纷多彩的舞台,三教九流的诸色人等,每天忙碌而充实地穿行于此,他们就像生命中的一个个过客,劳作、耕耘、奉献,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平凡的人生。小巷更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大世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普罗大众的悲欢离合,都汇成了一场场生动的交响,随着光阴的流转,谱成了一曲坚韧执著的生命乐章。

小巷,有着丰富的意象。它是共情共鸣的“心”桥,亦是同频共振的情感纽带。它一头连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叙说着作者年幼时与孩童们追逐游玩的那些快乐;另一头又连着朝思暮想的故乡,娓娓道白着对故乡人故乡事的敬重敬慕。往来奔波的补锅匠,走村串户的阉鸡客,肩扛凳子的磨刀汉,买刷把的老奶奶,算八字的满瞎子,他们为了生活,坚忍负重,只管往前走,穿过逼仄的小巷,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广阔的生活。作者的故乡在洞庭湖畔、资江下游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小巷曲折幽深,走过蜿蜒近千米的麻石长街,就见到了另一番别样的风景,“傍河而建的高高的吊脚楼,河里停泊的如舰艇般伟岸的毛板船,以及逶迤江面数十里的竹木排,还有麻石街上挨挨挤挤的店铺,经年香烟缭绕的九宫十八庙,热闹的大码头……”作者笔下的故乡,不显山、不露水,泛着清清淡淡的美,小巷也早以成为故乡的代名词,成为他心灵的坐标,为他静谧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暖的亮色。

作者就像一个气定神闲的说书人,在忆童年思故乡的这场讲述中,深切表达出对故乡风土与人情的依依眷恋。书中,作者以缱绻的笔墨,详细描写了“我”与糖人爷爷、蚕豆阿婆、戏院坤三、挑水的阿春等人之间的故事。还用细腻的文笔,描绘了众多底层百姓的众生像,热情好客的剃头匠,风趣幽默的曹老师,水性极好却意外溺水河中的海伢子,自尊自爱的更夫老王……他们是平凡的故乡人,凭着自己的心性和硬气,硬是活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故乡人的日常起居和爱恨情仇,就是在作者的倾情描摹下,一点一滴展现出来,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段历史传承和一个时代的记忆,为现今的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过去的窗。它通过一个个温柔怀旧的童年故事,呈现出时代洪流下普通劳动人民的命运变迁;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水乡古镇独特的地理风貌和人文风情,展现了令人怀念的童年及成长路上的点滴温存。

《小巷深处》是致敬童年与故乡的歌咏,每一次地深情吟唱,总在情浓意浓时刻响起……



破译方言楼阁中的精神密码

——读《马桥词典》

文/徐升

翻开《马桥词典》,你能感受到这部小说的存在是一种大胆的文学创作尝试。作者韩少功以湖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底色,以方言作引,为马桥这座深山之中的偏僻村落刻碑立传。作为一部词典式的小说,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通过对115个方言用词的记录和注解,将这片热土上丰富动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向读者勾勒出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民族精神之乡。

方言和土地的关系,就如水草与河流。唯有依托河流,水草才能自由生长;而借着水草的长势,我们得以窥河流的秘密。作者在后记中感叹道,“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败还有死亡。”晦涩奇特的马桥方言背后,是这座隐匿在湘山楚水之间的小村落独树一帜的生活模式,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村民身上不为外人所知的悲喜往事。作者以侦探般的敏锐和哲人似的思辨,捕捉着即将消逝风中的只言片语,使之成为读者破译这片隐秘土地精神密码的关键。

马桥的方言,体现了古老悠久的历史传承。在马桥,壮年男子被称为“蛮子”“蛮人”或“蛮三家”,“蛮”字流行于南方,自古以来是南人的统称。马桥所在正是先秦时期的罗国,又名罗家蛮。数千年风雨沧桑,罗家蛮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无声湮灭,然而马桥人的方言民俗里依稀保留了古罗国的影子。每年农历三月三日,“蛮子”们照例磨刀,一杆杆腰刀在此起彼伏的“霍霍”声中褪去锈蚀的痕迹,雪亮的寒光在刀尖复苏。与寻常磨锄头、磨犁头等迎接春耕的仪式不同,在马桥人心中,唯有刀光方能昭示春天的回归。刀刃上轻颤的是韧劲,是勇气,是经年累月在荒野谋生后刀耕火种习俗的遗留,也是上古年代里反抗强敌吞并时剽悍民风的传承。

马桥的方言,浓缩了质朴直白的生存欲望。闭塞的地理位置,贫瘠的自然条件,使马桥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果腹而苦恼,与此对应的是方言中有关味道的匮乏表达。无论吃糖、吃饭、吃肉、吃菜,马桥人把所有味蕾享受都称作“甜”;无视零食点心的品类差异,马桥人把它们统一称为“糖”。在马桥,对饮食的重视更甚于血缘,这也投射到

表示社会关系及人生大事的词汇中。同胞兄弟叫“同锅兄弟”,前妻是“前锅婆娘”,该孩则是“后锅婆娘”。女子出嫁,谓之“放锅”,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煮一锅饭,示意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若是这口锅被带走,则意味婚姻有变。“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在马桥方言中被拔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桥人保留了“吃”的上古读音“呷”,以响亮有力的开口音和激情饱满的去声调,诠释着最朴素的生存愿景。

马桥的方言,隐藏着奇异诡谲的生死观念。村女水水的儿子雄狮在玩耍时误触日本人留下的炸弹而丧命,做母亲的痛不欲生,于是同村人们争相安慰她,雄狮活的是“贵生”。马桥人并不认为早天不详,相反,视少年为“贵生”,壮年为“满生”,老年为“贱生”,人越长寿,性命越“贱”。这种看似荒诞的生死观脱胎于艰苦的生存环境与频发的生活风险,使得马桥人在面对生死时,多了一份对无忧的孩提时光的格外珍视,也多了一份近乎麻木的淡然与洒脱。

芥子纳须弥,微尘藏大千。韩少功让我们清晰地感知到,方言筑起了一座精妙的楼阁,然而时间的冲刷使之岌岌可危。唯有读懂它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才能破译这方热土独有的精神密码,真正地深入热土,铭记热土。

